

古裝豫劇

# 竇娥冤

河南人民出版社





## 內 容 提 要

本剧是根据中国元代大戏剧家关汉卿的原著“惊天动地竇娥冤”改編的。

在元代楚州地方，有一竇屠医者，久欠蔡婆银子不还，又要害她一死，恰被張驢兒父子撞見救下。張父心怀惡意，強逼她允下親事。蔡婆無奈，假意應下，回家商議，歸家後驚痛成疾。張驢兒一意強霸竇娥為妻，置毒欲害死蔡婆，不料誤被其父吞食。他便借此詭詐，被竇娥嚴詞拒絕。張驢兒懷恨在心，賄賂楚州官府，將蔡家婆媳嚴刑拷打，竇娥不忍親婆婆受苦，挺身自認，含冤被斬。斬時大雪紛飛，世傳為“六月雪”。

三年後，她父竇天章做了兩淮廉訪使，巡察楚州。一夜，看卷疲勞，伏案而臥，竇娥冤魂前來托夢，訴明被冤情由。天章得悉女兒含冤死去，復將申問竇娥的濫官污吏以及殺人凶犯一併拿獲。殺人者在公堂供認不諱，最後被處極刑。竇娥冤情終得昭雪。

古 裝 豫 劇

竇 娥 冤

關漢卿原著 周奇之改編

\*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鄭州市行政區經五路）

河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一 號

開封日報印刷廠印刷 河南省新華書店發行

\*

豫總書號：1546

787×1092 耗 1/32 • 1  $\frac{1}{4}$  印張 • 26,200 字

1958 年 11 月第 1 版 195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20,087 冊

統一書號：T10105·302

定價：(7)0.13 元



2 038 4269 0



第 二 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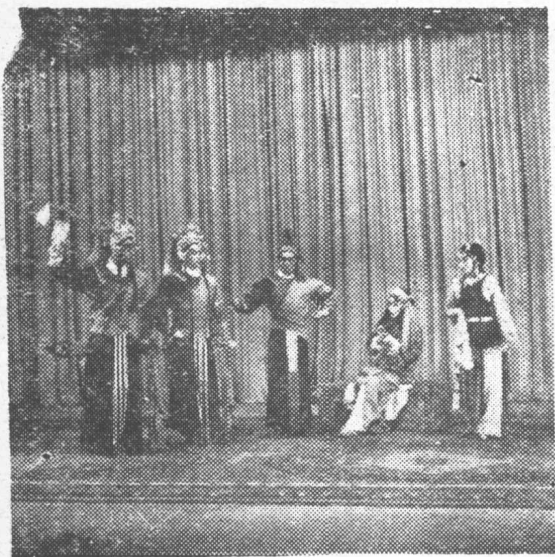
蔡婆——徐梅蘭飾

寶娥——吳碧波飾



禁婆——楊素貞飾  
寶娥——吳碧波飾

第五場



寶天章——刘九米飾  
寶娥——吳碧波飾

第七場



## 关于整理“竇娥冤”的几点說明

为了紀念世界文化名人、中国大戏剧家关汉卿創作活动七百週年，特将此剧根据原著并参考越剧整理成了豫剧演出本。在整理过程中，对其中几个重要問題也作了如下修改。

其一，蔡婆在原著中是高利貸者，靠剝削高利为生，現改为小康之家，靠紡織劳动为生了。这样才令人同情蔡氏婆媳，而使竇娥对恶人斗争的坚强性格有了阶级基础。随此，蔡婆对張驥儿父子逼婚的态度也跟着改变了。原本是蔡婆已与張父同居，力劝竇娥与張驥儿結婚；但这样发展下去，与竇娥孝敬婆婆，并愿替婆婆一死的坚强性格就成了矛盾，这是不合理的。新改本則強調了蔡婆小有产者的軟弱性及感恩思想，不敢反抗張氏父子，因而造成大錯；但对竇娥則仍是疼爱的，这样才能突出其婆媳对恶人的斗争性。

其二，將張驥儿父子明确为因吃喝嫖賭而傾家蕩产的破落地主，这就更引起观众对張氏父子的疾恨。

其三，安排了竇天章到楚州即為奉旨察訪大旱原因；加強了他审清冤案的措施：弄清竇娥被斬时的誓言情況，并特別查明了毒藥来源和傾听了蔡婆的控訴等，然后才下了决断，以免使人有偏听女言之嫌。为此又使蔡婆在最后主动控訴竇娥冤情，并一一作証，为娥伸冤，这才使蔡婆疼爱竇娥的思想性格前后統一起来。

其四，在竇娥死后，写成了向其父托梦的形式，改变了魂旦向活人控訴及与活人对质的处理，这样就会減輕鬼魂的气氛。

以上数点只是个人的見解，未必妥当。茲附記說明，以供研究之参考。

周奇之 1958.5.29于郑州

## 場 次

|     |   |   |                 |
|-----|---|---|-----------------|
| 第一場 | 討 | 債 | (山陽城郊外樹林內)      |
| 第二場 | 逼 | 婚 | (蔡婆家中)          |
| 第三場 | 下 | 毒 | (蔡婆家中)          |
| 第四場 | 錯 | 斷 | (山陽縣公堂)         |
| 第五場 | 探 | 監 | (山陽縣牢內)         |
| 第六場 | 出 | 斬 | (山陽縣刑場)         |
| 第七場 | 托 | 夢 | (山陽縣為寶天章所設之驛館內) |
| 第八場 | 昭 | 雪 | (山陽縣為寶天章所設之公堂)  |

## 人 物 表

|               |    |
|---------------|----|
| 寶 娥           | 娥  |
| 寶天章(寶娥之父)     | 章  |
| 蔡 婆(寶娥婆母)     | 蔡  |
| 張駙兒(破落地主、流浪漢) | 駙  |
| 張 父(張駙兒之父)    | 張  |
| 寶盧醫           | 醫  |
| 桃 杌(山陽縣太守)    | 桃  |
| 禁 婆           | 禁  |
| 張 千(寶天章之隨从)   | 張千 |
| 衙 役           |    |
| 劊子手(數名)       |    |
| 隨 从(數名)       |    |

## 第一場 討 債

〔山陽县城郊，远处有泥土城墙，乱石荒塚，近处有枯树一、二。賽卢医背一药箱上。〕

医：（唸）自幼学得好本领，搭脉配方做医生。

药舖开在楚州内，我賽卢医有名声。

若問医好多少人，十有八九丧性命。

俺借蔡婆銀十两，勉强周轉作營生。

限期已到还不出錢，天天要賬討厌人。

今日驅他树林内，繩索勒她丧殘生！

（回头望，白）哎，这老婆子真叫人討厌呀

（蔡婆急上。）

蔡：（唸）走过大街出城門，前面一片菓木林。

人烟稀来足跡少，后面都是死人坟。

累得腰疼腿又酸，且在这里暫停身。

（蔡婆气喘喘的坐下）

医：蔡婆婆，你怎么坐下不走了？

蔡：跟你出得城来，一口气跑到这荒郊野外，把我累也累死了。

医：老人家你看：前面菓树林里有座村庄，不就到了嗎？

蔡：（又嘮叨起来）賽卢医呵，賽卢医！为人总要讲点良心，想俺婆媳二人，天天勤劳紡織，省吃儉用，好容易换来几两紋銀，在你危难之时，相助与你，你却拖延不还。为了你这几两銀子，我偌大年紀跟着你跑的好苦呵！

医：（故意打斷）蔡婆婆你又来了，又来了。（假装細看后驚訝）哎呀！你老人家为何气喘連連，虛汗点点，莫非得了什么邪病不成？

蔡：賽盧醫，你又在裝神弄鬼了！

醫：不不！你一定病了，一定病了。（邊說邊走近藥箱）让我拿点避瘟丹、避邪散給你……（四望）眼看四下無人，我何不乘機下手。（啟箱，拿出繩子欲勒死蔡婆）

蔡：（恰巧回頭）噢！你帶這條繩子做什麼？

醫：（掩飾）蔡婆有所不知，我天天行醫四方，有時登高爬山，少不了這一條繩子呀！

蔡：哦，我當你還不出銀子，想拿它上吊尋死呢！

醫：蔡婆婆你又取笑了……

蔡：誰有閒心和你說笑，快還我的銀子來吧。

醫：蔡婆婆，方才說得明白，你要隨我到了前村……

蔡：好了，好了！（唱）

說什麼前村和后庄，你害俺白跑多少趟。

十兩文銀借到手，長期不還理不當。

总是从早推到晚，阴天推到出太阳。

醫：（唱）不要急来不要慌，不要嘮叨話儿长。

啫啫啫，菜树林有个張老汉，欠我藥錢整十兩。答应今天要还我，

蔡：他要是沒有怎么办？

醫：蔡婆婆呀！（唱）沒錢咱把他粮食扛。

蔡：哼！

醫：消消气儿，稍时无錢有粮食，請吧！（見婆先走了）嘿嘿！

（唱）蔡婆追我真是紧，当机立断下狠心。

箱中帶來繩一條，一心送你命归阴。

（把繩子藏入怀內）

蔡：（气狠狠地回头）賽盧醫！（唱）

为什么你磨磨蹭蹭不前进？彷彿是黄牛要进屠宰門。

我老眼不花看得清，今日里不还錢休想脫身！

医：（变臉）好呀！（唱）

你既然看穿我的鬼把戏，我也就露出真原形。

蔡：賽卢医，你想做什么？

医：（冷笑）老婆子，明年今天就是你的一周年。（拿繩欲勒）

蔡：哎呀，賽卢医，有話自应商量，为何下起毒手？

医：我与你商量过了。

蔡：可怜我无依无靠孤苦伶仃。

医：早知你无依又无靠，我才敢大胆送你命。

蔡：呵呀！救命呀！

〔内声：“青天白日，誰敢行兇？”

〔賽卢医将繩套住蔡婆正欲勒时，聞声急停。

医：不好了，那边有人来了！

〔医背药箱逃下，張駙儿父子冲上。

駙：爹爹，是个老婆婆，差一点被勒死。

張：（解下婆頸上繩索）老婆婆，醒来！

蔡：（甦醒見張复惊）哎呀！救人啦！

駙：兇手已經跑了，俺父子是你的救命恩人，你还怕些什么！

蔡：哦！吓煞我了！吓煞我了！（摸胸）

張：莫要害怕。老婆婆，你是那里人氏？姓甚名誰？因何来到荒郊哩？

蔡：两位救命菩薩呀！（唱）

老身我本姓蔡住在城中，

与寡媳寶娥女紡織为生，

那恶賊他名叫賽卢医，

在南关开药舖把医行。

二年前他借俺紋銀十两，

不还錢反而要害我性命。  
若不是两君子前来搭救，  
想活命除非是再世脫生。

駙：爹爹，你可听明白了？

張：听明白了。

駙：她家里沒有男人呀！

張：唔！只有婆媳两个。（点头得意）

駙：咳！你过来，你过来呀。

（駙与張耳語，張欣然点头。）

（唸）家产蕩尽，土地卖完，正从賭場归来，穷愁苦恼之  
时，却不料碰到这桩好事，哈哈……

張：老婆婆。

蔡：恩人。

張：（唱）我父子救下你性命，你将何以謝大恩？

蔡：（唱）謝布疋，

張：（搖頭）

蔡：（唱）謝銀錢，

駙：（唱）大丈夫救人豈为物和銀，

蔡：（唱）銀錢財物都不要，

我只有双膝跪地謝大恩！

張：婆婆起来，有話好說么。

蔡：（疑惑不解）兩位恩人，不知要老身謝你們些什么呵！

駙：蔡婆听了！（唱）

銀錢財物不要它，要你謝个女嬌娃。

蔡：（唱）可惜俺婆媳两人皆守寡，家中再无女嬌娃。

駙：蔡婆婆，你有哇。

蔡：在那里？

駙：你方才不是提起过她嗎？

蔡：老身提起过誰来？

駙：喏。（唱）

你媳妇在家守着寡，  
配我駙儿真不差；  
你也不会落个空，  
和我爹爹成一家。

蔡：（大惊失色）这怎么能行呀？

駙：你婆媳无丈夫，俺爷俩无妻室，还有什么不行的呀？

（唱）我們四人成两对，天湊奇緣人人夸。

張：蔡婆婆！（唱）

你无丈夫我无妻，倒不如双双成个家。

蔡：（唱）亏你年长这么大，

竟說出这样糊涂話，  
我年已經过半百，  
你年恐也近花甲。  
两鬢蒼蒼半入土，  
怎能再披粉紅紗。

駙：什么？你說些什么？你这老婆子敢是不肯么？

張：（作揖）娘子，你应允了吧！（欲拉蔡衣）

蔡：（生气地）这是何道理，光天化日这样无理，叫人恼恨！

（欲走）

駙：站住，你看，賽卢医的繩子还在我手，不答应便把你勒死！（威胁）

蔡：大哥你……慢来！（唱）

想不到前脚赶走催命鬼，  
后脚跟来活閻罗，

可恨这世道混乱恶人多，

欺侮俺凄苦的孀媳孤婆。

駙：你是要媳妇呀 还是要命，快快 斟茶，不要再囉 嗦啦！

〔婆欲再推，見駙儿怒目逼視。

蔡：（无奈）也罢！你爷俩先随我去至家中，再作商量吧！

駙：这就对了。你快前面領路，快走！

〔張氏父子逼蔡婆同下。

## 第二場 逼 婚

〔蔡婆家中，寶娥持針綫筐上。

娥：（唱）寶端云，自幼儿生长楚州，三岁上俺娘亲撒儿西游。

七岁上父求官京中奔走，家貧寒无吃穿珠淚双流。

到蔡家做养媳改名寶娥，年十七与夫君同結鸞儷。

实指望夫妻們恩爱共守，却不料夫早丧把妻来丢。

守空房思前情懶拈針綉，恨岁月多凄凉何日方休。

我只得侍婆婆强作欢笑，操家务、勤紡織、同到白头。

清晨起来，婆婆前去討債。天到这般时候，为何还不見回来，莫非出了什么差錯不成？呵，都在城中，相距很近，料也无妨，我还是准备菜飯便了。（下）

〔蔡婆懊喪的推門进来。

蔡：（唱）昨夜灯花花結蕊，今晨开門鵲报喜，

滿想真有吉利到，誰知險些命归西。

銀錢分文未到手，反遇恶棍把我欺。

媳妇她燒茶煮飯将我等，見了她活活羞煞我这老臉

皮。

〔張驪儿父子上。〕

張：（唱）好事要来自会来，运道要交推不开。

驪：（唱）快喊你媳来相見，双双拜堂心花开。

蔡：（唱）恩人呀，我愿多拿財和礼。

这亲事么，叫我如何把口开？

驪：啊！方才路上講好了的，你又想变卦嗎？快喊你媳妇出来。

蔡：（欲行又止）恩人，老身愿把你父子供养，这婚姻之事万万的使不得！

驪：什么？你在說什么？你知道小爷爷我……（張暗示驪止言）

蔡：（无奈地）唉，即便成亲，也該让老身与媳妇商議商議。

驪：这还商議些什么？那有媳妇違反婆婆的道理？

張：（阻止）儿啦，你我且到外边走走，再来也不晚呀！

驪：（会意的）也好。我爷俩去换换衣帽，等会就来拜堂成亲！走吧！爹！（两人下）

蔡：媳妇那里？寶娥在那里？（娥应）

娥：儿媳来了！（上）婆婆，你回来了？待儿与你取飯。

蔡：孩儿，不用，我吃它不下……（流淚）

娥：婆婆你这是为何？（蔡婆更加伤心起来）

娥：噢，这是从何說起呀？（唱）

見婆婆半吞半吐难开口，两眼不住淚双流。

莫不是年老出門不方便？（蔡搖頭）

莫不是討債未到手？（蔡搖頭）

莫不是媳妇作事有差錯？……

蔡：唉！（唱）我对儿媳怎出口，掬水难洗滿面羞。

娥：婆婆，在媳婦面前，你还有什么不好說的呀！

蔡：媳婦，提起要錢之事么？唉！（唱）

賽盧醫沒良心性如禽獸，為要錢他把我恨在心头。

騙我到了荒郊外，要將我勒死在荒丘。

幸亏有路過父子來搭救，我的命險些兒一旦休。

娥：哎呀，既蒙這位恩人相救，我們怎樣答謝他們倆才好哇。

蔡：謝是謝啦，哎！（唱）

想不到山羊剛脫豺狼咀，

一回头又被吞進老虎口，

那老的要我招他做丈夫。

娥：呵！（驚）

蔡：（唱）這才是天外拋來恨與仇！

娥：婆婆你答應了他沒有？

蔡：這真叫我進退兩難哪！

娥：婆婆呀，此等大事，你要三思才好。

蔡：兒啦，他兩人象是本城的浪蕩漢子，惡狠狠的，吓得我連姓名都不敢問他呀！

娥：婆婆，你若是招他，怎能對得起俺死去的公爹！

蔡：怎奈我執意不允，他們也要把我勒死，因此才回家中商議來了。

娥：婆婆呀！（唱）

論年紀你已經六十左右，論婚配你已經結過鸞儷。

出丑露乖惹人笑破口，舊日恩愛怎能一筆勾！

蔡：（唱）做婆婆老臉也知十分羞，怎奈是性命全虧人家救。

我也曾情願多拿銀錢謝，他說是只要人來錢不收。

娥：（唱）你該一口回絕他。

蔡：回絕了。（接唱）

可是他拿起繩子要下毒手。

他还說老的与我来配偶，

少的与你結鸞儷。

娥：（大驚）婆婆，你又在說些什么呀？

蔡：那人說不但要我，还要与你……

娥：婆婆，連我也……好賊子！（唱）

恨只恨，北番入侵世道亂，恨只恨，惡霸逞強行事奸。

且莫說借錢不還害人命，誰料想，繩索勒逼成風鸞！

（白）竇娥呀，竇娥，你好苦的命啊！

（唱）自幼兒，生身父母丟開俺，

三年前恩愛的夫君又歸天。

實指望侍奉婆婆終寒歲，又誰知無端大禍當頭懸，

哭一聲娘來喊一聲爹，孩儿的苦命有誰怜！

蔡：好媳婦，這都是做婆婆的不好，害了你呀！

娥：婆婆，不要這樣說，孩兒自幼就是你扶養大的……

蔡：兒啦！（驢兒父子換了些新衣、新帽上）

蔡：他……就是他們。

驢：（見娥驚喜）好一個年青貌美的小娘子，來來來，請來見禮。

娥：靠後站，誰認識你來？

驢：哦，原來小娘子還不知道我們的來歷呀！

（唱）俺叫驢兒有名聲，吃喝嫖賭在本城。（張暗拉驢兒）

這是我該交桃花運，

張：（唱）也是你命遇天喜星。

驢：（唸）今日你婆婆遭大難，

繩索勒脖一命傾。

我爹倆路見不平來相助，

張：（唱）你婆媳應該嫁俺報大功。

駱：小娘子！（唱）

常言說擇日不如撞日好，

我特換新衣新帽把亲成。

〔駱儿乘此欲拉扯，娥甩袖，張父阻止。〕

娥：（唱）无賴賊你休要信口胡謔，玫瑰花虽香艳刺儿扎手！

駱：快来拜堂我們好飲合欢酒呀！

〔駱扯娥同拜，不提防被推得踉蹌欲倒。〕

娥：（唱）賊子你狂喜昏了头，把寶娥錯当路边柳。

你要娶得小妇人，除非是西天出日头。（拂袖下）

駱：（唱）这娘子气性好剛强，竟把我駱儿推一旁。

美妇人我看过有多少，从未見这般恶婆娘。

張：这婆娘如此撒野，这还了得！

蔡：（唱）老人不要太气憤，百事皆由我年迈人。

难道你既有活命恩，我就无报答你的心。

怎奈我媳妇不肯脱孝服，当婆婆岂能先穿紅罗裙。

我拚着好酒好飯供养恁，你且在我家之內暫安身。

駱：（唱）要不是看在你份上，我今夜定要入洞房。

蔡：西屋是間空房，你們暫且住下吧！媳妇，媳妇……（下）

駱：（叫）寶娥呀，寶娥，

（唱）若不把你抓到手，今生今世我不姓張。

張：駱儿，咱們暫且住下，再慢慢的設法便了。（同下）

### 第三場 下 毒

〔同前場。娥持药鍋上，坐小凳，煎药。〕

娥：（唱）这几天婆母娘身染重病，張駱儿他父子逼得更凶。

終日里纏得俺心中煩惱，天昏暗到何日得見光明！

任凭你手段辣心腸毒狠，俺寶娥虽貧苦决不依从。

〔驢儿拿羊肚一路唱着山歌上。〕

驢：（唱）出門时节太阳紅，腹中飢餓两手空。

日上三竿回家轉，羊肚在手葯藏胸。

（喊）寶娥——寶娥！（進門見娥，調戏之）呵：小娘子在煎葯呵！

娥：你放老实些。难道无王法了嗎？

蔡：儿哪！是那个又来吵鬧？

驢：这死老婆子！（向娥递籃子）給，拿去！（娥不接，疑問的看着）是你那婆婆生病要喝羊肚湯，这是剛买来的羊肚。給，拿去！

娥：放在桌上。

驢：你接过去。

娥：放在桌上。

驢：（无奈的將籃子放在桌上）煮熟了就拿來，給你婆婆開胃的。……（見娥逕下）这賤婆娘真把人恨死了！

張：（上，見此情景）忍耐点，忍耐点，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驢：哼！（唱）

在这里安身已數天，尽是些白眼和冷言。

衣食虽然有着落，沒有欢笑皆厌烦。

張：（唱）这个媳妇象鋼針，宁断不弯坏性情。

对她兇來她更兇，对她狠來她更狠。

得意溫存面帶笑，那有这魚儿不把釣餌吞。

（白）驢儿呀，我想，你还是……

（唱）等他婆婆病好后，紅鸞星光照你身。

到那时你入洞房点花烛，我来当家作主婚。